邵康節曰此章於物凡為繫切是聖賢之盛德湯武

新鐫諸子拔萃卷之一

明 邗江 李雲翔 爲霖甫 評選
弟 李躍龍 德明甫 參閱
秣陵 唐建元 翼甫氏 較梓

引喻類

佳兵 老子

夫佳兵不祥之器（祥喜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器也○佳猶論也）物或惡之（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有道之人不處其國）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

之用心取天下第一義

王公度曰大意言人之處世有心于求勝者皆為凶而不為吉也

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謂遭衰逆亂禍欲加萬民乃用之以守恬澹為上勝而不美雖得勝而不以為利已也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左主位也凶事在右陰道殺人偏將軍居左偏將軍卑而居陽者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居右上將軍尊而居右者言其主殺也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傷已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民戰勝以喪禮處之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之比于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故悲痛之

陸德曰逍遥游者象取閒放不拘游遊自得也

王鳳洲曰鳥飛下一怒字便見奇特

李爲霖曰兵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是湯武本心去此皆樂殺人者也簡而切

逍遥游第一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遥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莊子

篇法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遥游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齊諧者

劉須溪曰生物以息相吹語最精雖植物之于枝葉皆感也不隨人見物故自有見

歸震川曰野馬至巳矣言積氣之厚

李卓吾曰風在下長高却又先以水主

志恠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其於適性一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者遊氣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

焦漪園曰前而笑字與後二笑字雖不同並極傲睨萬物之態

劉須溪曰筆墨自恣

李卓吾曰包天併入大八

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閼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地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跂尚之所及哉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

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此於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湯之問棘也是已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爲是也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

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各以得性爲至自盡爲極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足於身故間於世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唯能自是耳未能無

所不可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泠然輕妙之貌旬有五日而後反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

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足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于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

李卓吾曰此神人何貴于堯之々二焉

李蒙齋曰今之讀聱瞶嘗不以僞爲目以等爲目者此[illegible]亦不信

淖約若處子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爲狂而不信此知之聾盲也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

羅震川曰以上言大德之人

楊升菴曰上文背說大瓠兩段說用大

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之人也物

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爲不應世哉

莫之傷大浸稽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夫堯之無用天下爲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

惠子謂[redacted]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

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其藥能令手不拘坼故常漂絮於水中也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

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遙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

鍾□□曰以上言大以無用為用

□弼峯曰此是一篇骨頭開口不如此便突了

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夫小大之物苟大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

王介甫曰此篇直述體大小二字乃其眼目鵾鵬大者鷽鳩斥鴳小者文字一頭二證一結奇崛不倫

○抵巇　　鬼谷子

巇音僖山險也間隙也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

[illegible]一字又[illegible]漫如此詳明

楊升菴曰秋毫太山用來恰妙

以驗來也巇者罅也罅者㵎也㵎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芽蘖之謀皆由抵巇隙爲道術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僞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芽巇罅聖

王叔所曰塞之者如抵巇術備之說以五帝三王之事證之便明

楊升菴曰此之一字用出不偶

人見萌芽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爲右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押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聖人者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爲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爲天地守神

吳鳳岡曰此篇以無事處事以無心措思

彭可齋曰大率上者是非

李為霖曰事起必有朕始而不過一隙之微尚可抵耳惟細微不謹須至不可救藥篇中委曲致意亦深切矣文更條暢警策

○應事　　　　　　　　　　　文子

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非去邪也去迕於心者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

不公在下者趨避不從

何栢湖曰議論尚盡

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故治大國若亨小鮮勿撓而已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諫當即見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吾若與俗遽走猶逃雨無之而不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巳而與轂致於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故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則自

徐子與曰此見處事應變之権

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共舉措不亂發之一號散一竟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之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止謂之道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

宗方城曰末拈出事之禍福利害而以慎字貫之

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穆少春曰禹之行水以行所無事爲智故事之來也行止有宜是非有定惟虛心以運於無窮之原斯無爲之化所以謂之見本知末執一御萬也商書云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如遠近之殊成敗之分立廢之别小害大患之招禍福之至利害之間不可不慎其始而察其終也

莊定山曰先設為問答以開辯端

宋潛溪曰龍跡府篇云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之論

白馬論

公孫子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夫闡微言明王道莫不立眞主致往復假一物以為萬化之宗寄言論而齊彼我之謬故舉白馬以混同異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馬形者喻萬物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混萬物衆類各有親疎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旣有白馬不可謂之無馬則白馬豈非馬乎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白與馬連而白非白何故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凡物親者少疎者多多如一白之於衆色

也故離白求馬黃黑皆至以白命使白馬乃馬
馬衆色咸去懷柔之道亦猶此也
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設使白馬
乃為有馬者但是一馬耳其材不異衆馬猶
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人耳其言不異衆人也
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
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
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如黃黑馬亦各
一馬不黑馬也而不可以應衆馬不可以應白
馬者何哉白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矣君
既私以待人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君曰以馬
命乎故守白命馬者非能致衆馬審矣
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

李爲霖曰馬以白白稱故馬不可謂白馬正中上說此明之耳

馬可乎以馬有色爲非馬者天下馬皆有色豈無馬乎猶人皆有親疎不可謂無人也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巳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如而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耳若使馬原無色而獨有馬而巳則馬耳安取白馬乎如人者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夷之别若使元無氏族而獨有人者安取親疎乎故白者自是白非馬者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白與馬二物以合二物以共体則不可偏謂之馬故以馬而喻白則白馬爲馬馬也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此賓

唐垣之云以黃馬設入後反說一層以足上意

述上意而難之也馬自與馬爲類白自與白爲類故曰相與也馬不與白爲馬白不與馬爲白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獨用白色以爲馬名其義未可故以白馬爲非馬者未可也上之未可主義下之未可賓難也

曰以有白馬爲非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　曰未可　主責賓曰定以白馬爲有馬者則白馬可得爲黃馬主賓曰未可也

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　既以白馬爲有馬而黃馬不得爲白馬則黃馬爲非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

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　黃白色也梟馬形也而獨以色爲形飛者入池

問主戲曰許白求馬徐有白馬來應誰白以求爲與馬皆至矣

之謂也黃馬白馬同爲馬也而取白棄黃猶諸異處之謂也凡棺槨之相待猶唇齒之相依唇亡齒寒不可異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夏待內內外相依天下安矣若乃私諸夏而疎夷狄則夷狄叛矣勤兵伐遠人不堪命則諸夏亂矣內離外叛棺槨異所則君之所私者不能獨輔君矣故棄黃取白悖亂之甚矣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賓曰離白是爲有馬不離實爲非馬但以馬形馬色堅相連屬便是二馬共體不可謂之馬馬故連稱白馬也

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色故曰不定所白白旣不定在馬

[illegible]溪曰馬[illegible]黃白[illegible]相[illegible]不一[illegible]以斯辨而正名實

[illegible]主敬曰聖人虛心洞照理無不燭故[illegible]

〔馬亦不專於白故忘色以求馬衆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天下皆親矣〕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定自在馬者乃馬之白也安得自為白乎〕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直云馬者是於衆色無所去取也無取故馬無不應無去故色無不在是以聖人淡然忘懷而以虛流物故物無不洽而理無不極〕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王者黨其所私而疎天下則天下各守其疎自殊而叛矣天下且叛誰當應君命哉其唯所私乎所私獨應命物適足增讎不能靖亂也〕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不累於白者是不去黃也不去於色則色之與馬非有能去故曰無去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在馬猶親疎之〕

親在疏而無疏所以四海同親萬國共貫

朱清溪曰根猜物薦故闊

在人私親而背疏則疏者叛矣至疏有離叛則親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

樓迂齋曰物各有材聖人之所資用者也夫衆材殊辯各恃所長更相是非以邪亂正故賞罰不由天子威福自出權臣公孫傷明王之興疾名器之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寄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耳

○名實論　公孫子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天地之形及天地之物所生者皆謂之物也

口使常約守

蔣主敬曰此孔子思不出其位之旨也

李夢麟曰名即實之謂許以必正者盡名實乎也

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皆無過差各當其物故謂之實也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焉位也實者充實器用之小大衆萬之卑高器得其材人堪其職庶政無闕尊卑有序故曰位也出其所位非位離位使官器用過制或僭於上或溢於下皆非其位位其所位焉正也取材之與制器涖事之與刑賞有尊卑神亦異數合靜其性而不僭濫故謂政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以正正於不正則不正者皆正以不正亂於正則衆皆疑之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故正其實正矣其實正則衆正皆正矣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唯應辭也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

嚴海俯曰將此彼此二字行不行三字當不當三字可謂談空說玄

不行謂者教命也謂此而行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亂也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施命於彼此而當彼此之名實故皆應而命行若夫以當則天下自正故彼故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彼名止於彼實而此名止於此實彼此名實不帽濫故曰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或以彼名濫於此實而謂彼且與此此相類或以此名濫於彼實而謂此且與彼相同故皆不可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也知此之不在此也明不謂也知

陸定山曰知[illegible]味

設守爲白說古之明王之是修明工之不與共名器[illegible]也

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夫名所以命實也故衆政之與實賞刑名當其實乃善也假令知此之大功非此人之功也知此之小功不足在此之可賞也則皆不命賞矣假令知彼之大罪非彼人之罪也知彼之小罪不足在彼之可罰也在則皆不命罰矣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愼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

師楚澤曰龍固趙人疾名實之散亂故假物取譬以守曰辯其曰百龍不能當前又曰十黃帝不能理一篇自家幾回辯說反覆不窮此篇位字正實正名字彼此字知字

王鳳洲曰前
平止言以明
兵志

解大紳曰楚
蔽澤淋

歷歷有序蓋玄之又玄者也

九辯　鹿溪子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倚旎泥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為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曾重敷布也都大也房北堂也詩所謂背古人植花艸之處也遺蕙無實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夫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奇思謂忠信也有明有以自明也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銀而迎

王鳳洲曰後半引喻以明去就之決

李蒼霖曰應前悵然欲去君而中心不忍也寫其

咲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漧干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衆人皆蒙君澤而我獨不霑故仰望而長歎也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去聲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駶跳而遠去鳧鴈皆唼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馬立不常謂之駶跳躍也唼唼鳧雁食貌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御枚而無言兮嘗

字無所之意

陸貞山曰說妙

陳明卿曰名言

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衘枚所以止言者也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相者謂相馬者占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與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褱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于爲反而妄食君弃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言士不求君君當求士也欲宗漠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憑鬱鬱其何極絕端謂滅其端緒不使人知也

吳興山曰此後世之開之

楊升庵曰巧筆如畫纖手如絲意動成文吁氣成彩燁燁有神後之名家能優孟者幾人

李爲霖曰其詞悲其意婉三復令人流涕豈當秋而能悲耶名姝詞云四時天氣總愁人斯得之矣

○對楚王　鹿溪子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

何燕泉曰數千數百數十愛人皆有分曉而開鎖尤準

李鳴霖曰鳥有鳳而魚有鯤一段流動圓活雲烟半孫

寛其臯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有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薤音懈）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暴音僕）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

沈凡軒曰瑰意琦行正解讀者須知臣之所為正解方妙

警策精髓處

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況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士君子有高世之行衆人固不識也如鳳非鷃所知鯤非鯢所量可以觀士矣衆庶不譽何傷哉

鄒東郭曰此篇意思峻絕詞法高簡古文之尤妙者起不譽二字乃一篇發論張本耶中以下三段全在過接轉換處用丰神

唐荊川曰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魚躍夫子曰逝者如斯夫明道不除窗

解大紳曰不蔽人之善可也不言人之惡則養奸矣

前草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皆是於活處看如此篇鳳皇上擊九千里一段都是把景物做自家生意甚是活動

○反問　　囂囂子

囂囂子爲魏使於楚時昭奚恤爲楚相汀乙譖之也謂宣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囂囂子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遂猶成白公太子建子勝事也建以讒奔鄭鄭殺之勝請伐鄭子西不從勝怒殺子西劫惠王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

王鳳洲曰尹文子六人臣見此[illegible][illegible]此君不用而貴[illegible]矣

曰州侯即昭奚恤也相楚貴甚矣而主斷謂其專决左右俱曰無有言世無如之如出一口矣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囂囂子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

何燕泉曰使我疑慮賢者焉類詞以兩獻之也

貽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江乙之言如此則貽奚恤之爲敵國所畏可知

奚恤與彭城君楚人議於王前王召嚚嚚子而問之嚚嚚子曰三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此謂慮賢也慮猶疑也賢者言善巳復言之將使王疑彼思慮之也

李爲霖曰從來反間之辭在冷處點綴故入人之深江乙可爲善于行間者也

○彈喻　　惠子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

楊南峰曰欲止此譬而反激之譬惠子之言深罕譬之肯

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王鳳洲曰東漢牟子融曰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

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麏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牟子此論局與惠子相類俱存以爲雙美

李爲霖曰此喻簡明而易見令人忘其設譬宣王善之

○論勇　　胡非子

胡非子脩墨以教宗墨子之學有屈將子人名好勇聞墨者非鬬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曰將

橫南峰曰此借事形容爲將按劍疾視之勇貌

鼎湖曰敘五等勇一步深一步一步近一步所謂理而論之雖然必容者也

聞先生非鬬而將好勇有説則可無説則死二語見莊子斵輪篇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劒赴榛薄折兕豹搏羆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劒赴深淵折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危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伐魯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以血濺君矣桓公懼管仲曰許與之盟夫曹劌匹夫一怒而却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晏嬰

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
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說稱善乃解長劍釋危
冠而請爲弟子焉

李爲霖曰勇者自恃其力而欲以氣凌人耳
然君子則視禮之所在義之所宜爲勇也
非子講得痛快令彼熱心頓冷安得不釋
劍而師之

○反身　子家子

子家子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

是何也其所以用者重所要者輕也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董安于曰敢問何歎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智哉簡子善反其身

王鳳洲曰蘇代鷸蚌漁人之喻淳于兎大田父之喻皆出于臣此喻簡子自發之簡子善自反二子善諷君

○純鈎　　薛子

陳明卿曰神工鬼斧

陳明卿曰敘去不幸而遇吳王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毫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毫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臺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

李子崇曰叙其小試二句方顯出不甚結之有無限情態

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絶也穿銅釜絶鐵錘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鈎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溏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鈎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

陳明卿曰神工鬼斧

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乙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劒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劒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劒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劒刺吳王僚使披腸夷

陳明卿曰敘之不幸兩還吳王

李為霖曰此其小試二句方逸出不意結處有無限悠然

之甲三章闔廬使專諸爲奏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

李爲霖曰劍固可寶猶有五等惟純鈎爲第一正喻國君所寶非一惟仁義爲第一寶君道仁則天下歸之矣豈只都城駿馬之

謂哉遍篇是此意故處見今天下仁義道絶人矛當及時修省有無限深情薛子可爲善喻

◯主神　風胡子

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不精誠上通天下爲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

黄東發曰精神二字一篇主意

羅一峯曰精洸淬瀦即劍光也

銕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銕英作爲銕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爲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釽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釽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

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
庫無兵革左右羣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
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
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
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威耶寡人力耶風
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
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
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爲
宮室死而龍臧夫神聖王使然至黃帝之時以

玉爲兵伐樹木爲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能藏爲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大海天下通平治爲宮室豈非聖王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

李爲霖曰以作鐵劒起喩後良純發正意結處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耳一句叫醒當于純鈎並觀